

动物权利活动与严格素食主义 Activism and Veganism

麦特·保尔 Matt Ball

翻译：绿林

在过去二十年里，动物权利运动已经让公众了解了很多与动物相关的议题。然而不幸的是，在此期间人均肉食消费却增加了，而且每年在美国被屠宰的动物也增加了好几亿。

阻止某些公然的、不为社会接受的虐待动物形式可能可以挽救少数的动物。但真正的动物解放一定要通过改变人们的“动物生来就是为人利用”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才能达成。

目录

- * 基本事实
- * 对权威的质疑
- * 梦想
- * 主要论点
- * 焦点：有限的资源
- * 金钱，紧迫性和胜利
- * 赫金斯猎鸽事件
- * 战术
- * 媒体马戏团
- * 为什么选择严格素食
- * 基于健康的理由选择严格素食
- * 严格素食的榜样
- * 反对严格素食警察
- * 实效严格素食者与象征性严格素食者
- * 举例说明
- * 对未来的新展望

基本事实

- * 美国每年为了皮草而杀死的动物大约相当于依利诺州的人口。
- * 美国每年为了实验而杀死的动物大约相当于德克萨斯州的人口。
- * 美国每年为了食物而饲养和屠杀的动物大约相当于世界人口的 1.7 倍。

美国屠杀的动物之中超过百分之九十九成为我们的盘中餐。我们每个人每天决定三餐菜色的时候都在直接地影响这些动物的命运。

因为大多数的人以动物为食，一般人对动物的观点都停留在把它们当作工具和物资的阶段。这个基本的观念可由成千上万种具体征状表现出来。例如那些总是要我们作出反应的小规模但极受关注的虐待动物行为：围栏式狩猎 [译者注：将猎物关在围栏中供人狩猎取乐]，马戏团，斗鸡，皮草，赛马等等。很多活动者最终因为这无止境的“战斗”，以及连赢得很小的“胜利”都极为困难而放弃了努力。

在这社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之前，这情形总会不断地循环持续下去。而促成社会改变的唯一途径就是说服人们不再以动物为食。

对权威的质疑

我们希望社会大众质疑他们所假设及被告知的关于食物、传统、以及健康等等各方面的认知。由于我们肩负的任务如此巨大、被屠杀的动物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还有我们掌握的相对来说贫乏的资源，我觉得我们也必须不断地重新审视我们所假设及被告知的关于如何推动活动以及对严格素食主义的认知。在以往我的一些先入为主的假设和自大就曾经伤害了自己宣传的效果。我在此提供一些个人的经验完全是为了大家提供参考以增进宣传效果，并没有批评别人或者争吵的意思。

梦想

一位篮球教练曾经告诉我说：“练习并不能带来完美。无论你多努力，不好的计划和执行往往只是在强化你的坏习惯，并且最终让你变成一个更糟的球员。”

“只有完美的练习才会带来完美。”

这个说法也适用于解放动物的活动。无论我们多愤怒、信念多坚定、工作多努力、或受了多少苦，我们的活动都可能是无用的甚至还会起反作用。我们应该随时尽力保持清醒的头脑，听取好的意见，愿意承认错误，并且如有必要就半途改弦更张（即使这会伤害我们的自尊）。如果我们的努力不是遵循一个清楚而且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我们将在原地停滞不前。

主要论点

自从动物权利运动在美国有了能见度以来（大约从 1980 年开始），动物权利运动中了一些虐待动物的行为，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并且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二十年之后，在花了数亿美元以及可能也是数亿小时的工作之后，今年美国屠宰的动物却几乎是 1980 年的两倍。

在美国，鉴于非人类动物苦难的数量庞大，痛苦深重，并且是被有意识地虐待，我相信动物解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使命。我们全部的注意力都应该放在如何才能最有效最快地结束这种苦难。

我相信，认清并且抛开我们个人的包袱以便对我们所选择的关怀重点、战术、还有提供给大众的榜样作一个客观的损益 / 投资报酬分析是我们的道德义务。

焦点：有限的资源

在为动物活动而努力的人当中，罪恶感和愤怒一样可以激发强烈的动力。当一件虐待动物的事情曝光时，我们会觉得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制止这种行为。

虽然我们极不愿意承认，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去做：当我们选择作某一项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选择放弃另一些活动。

与一般大众或那些剥削动物的公司相比，动物权利运动的资源极为有限：无论是金钱、时间、还是感情资源。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用有限的资源达到最大的效果而不是对随便一个被暴露出来的虐待事件作反应或盲目跟着其他从事动物保护的人。

大众中间有很多人对我们的运动持愿意接受的态度，而那些剥削动物牟利的人则不是这样。难道我们不应该把大部分的能量集中在那些愿意听取我们宣传的人身上，以增加我们这一边的人数吗？

金钱，紧迫性和胜利

一些人认为，小规模高能见度的事件可以为动物保护组织赢得捐款和成员。也有人说，没有直接回报的行动会让活动者放弃，而胜利则可以激励人心。虽然这些都是合理的考量，但我们一定要把它们与其它因素一起权衡利弊。

赫金斯猎鸽事件

举一个例子 - 赫金斯猎鸽事件 - 来说明动物权利运动选择的重点。这是九十年代动物权利运动的一项主要成就。我们为此投入了巨大的金钱和人力。终止赫金斯猎鸽活动（Hegins pigeon shoot）每年拯救了大约五千只动物，这仅仅相当于美国屠宰场中每十六秒钟杀死的动物数量。[译者注：经过几个动物保护组织十年多的努力，宾夕法尼亚州赫金斯镇与 1999 年放弃举办一年一度的猎鸽活动。在此活动中，数千只鸽子被一只一只从笼中释放，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人以猎枪射杀这些鸽子以争夺猎鸽比赛的奖金。规模较小的类似猎鸽活动至今仍然在宾夕法尼亚州其它地方举行。]

我们今后应该考虑一下如此分配资源是否能最好地为动物谋取福祉。即使我们逃避这种选择，我们实际上也还是已经做了抉择。

战术

鉴于虐待动物的范围甚广而且动物保护人士面对的情况各有不同，要说某种战术毫无疑问地不分场合地好或坏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些类型的抗议，在适当的情形下用尊重他人又条理清晰的口号，可以增加公众对于虐待动物的了解、得到媒体公正的报道、并且激励活动人士。然而类似的抗议活动，发生在不同的场合，用了一些过激的口号、吼叫、和哗众取宠的噱头，可能就会因为使公众离心使有头脑的活动者烦恼而伤害到动物解放运动。

正如选择在哪儿集中使用我们有限的资源，对于战术的决定也必须以整体的目标为考量。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做（例如，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愤怒和罪恶感，还是因为这是可以达成长期目标的战略步骤）？这项活动最有可能的结局是什么？这项活动对公众会有什么影响？对动物保护人士又会有什么影响？用同样的时间和资源，我们还可能做哪些别的活动，而其它这些可能性中是否有哪一个能产生更大的效果？我要再说一遍，我相信我们有义务问自己这些问题。

媒体马戏团

很多活动者觉得他们活动的价值是看它得到了媒体多少报导。然而，把我们的活动重心放在得到媒体关注并不是必要的。

试图利用媒体有一些缺点。我们极少有时间呈现一个全面而强有力的严格素食理由。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详谈一些严格素食的营养问题，而这些资讯对于让人们能够坚持严格素食是至关重要的。更有甚者，媒体让我们的对手了解我们的努力。这让那些剥削动物的人能够动员起来反对我们，而且因为大多数报导会给他们同样或更多的谈话时间，他们得到了一个免费的管道来反驳我们。媒体中很多人只有在他们觉得一份报导可以让动物保护

人士看上去很愚蠢、像破坏者或恐怖分子的时候才会将其发布。还有一些人把整个动物解放的努力（无论一开始的议题是皮草、肉食还是狩猎）解读为“要你的孩子还是要你的狗”的运动。

所有以上这些缺点都可以通过一个人一个人地散发关于严格素食的详尽而准确的信息而避免。你可能无法触及很多人，但他们得到的信息是完整而且深入的。相比之下，人们很容易忽略或遗忘从媒体听来的支言片语。

为什么选择严格素食

严格素食可以终止动物的苦难这个观念的传播可以帮助别人（甚至整个社会）摆脱对为了吃这个基本生活因素而剥削动物的行为的倚赖。一旦已经脱离了每天都发生的对剥削动物的依赖，让他们拒绝所有形式的剥削动物行为而不仅仅是反对其他人做的被媒体披露的虐待事件就容易了。当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并且遵循严格素食的理念，说服更多人加入这行列也就会更容易。这将会给其它的动物问题带来巨大的压力，因而加速达成我们的目标。

但我们并不需要转变多数人才能大量地减少动物苦难：只要有百分之五的美国人不再吃动物，因此而不受苦的动物数量就比终结美国所有其它形式的动物剥削而救助的动物还要多。

推广严格素食可以带来动物解放运动所需要的根本转变。照著一个适当的步调来进行，活动者可以持之以恒到进行这项活动。反之，他们面对著永无止境的“战斗”却可能会放弃。虽然推动这根本性的改变而不在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中发泄我们的愤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这对于推进动物解放事业却是必需的。

基于健康的理由选择严格素食

唐娜·莫乐（Donna Maurer）在她关于北美素食运动的论文（1997年）中作出如下结论：“素食团体选择基于个人利益的‘健康饮食’的宣传战略，却阻止了素食人群认同一个人与动物关系的道德观；缺乏这种道德的归属，‘素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多变的个人/社会品味面前是脆弱的。”

很多活动者相信由健康的理由入手是推广素食最有效的途径，因为它最不具威胁性并且诉诸于人们的自我利益。我们基于如下理由质疑这是否真是最好的战术：

* 即使道德理由最初不如健康理由那样能够说服一些人，那些因为道德理由而转为素食的人是严格素食主义更好的宣传者。在动物解放事业中，每一个人的榜样和他们为动物发言的行动至少与他们个人选择的经济效果一样重要。倡导为了健康而选择“基于植物的饮食”对我们社会中的自私自利倾向是火上加油，它暗示动物的困难不值得我们关心。这会延缓我们这个社会最终认识到我们该怎样对待动物的时间。

* 基于有益健康的某种饮食是会不断随著新的、低脂肪的动物产品以及流行的饮食减肥法（区域减肥法 The Zone diet，根据你的类型减肥法 Eat Right for Your Type diet 等等）而变化的。为了更健康而素食的人如果没有感觉到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就会恢复吃动物食品。因为他们并非真心愿意素食或严格素食，他们往往不会给素食足够长的“尝试期”以找到一种让他们感到健康的饮食方法。这可能会有深远的负面效果，因为他们会转而告诉其他人吃素的时候他们感觉多么不健康。

* 在过去二十年里，被屠宰的动物数量因为人们改吃鸡肉和鱼而猛增，造成这个情形的因素之一就是人们为了健康而减少红肉 (red meat) 的摄取量。

* 素食对于健康的益处往往不是被夸大其词就是以偏盖全。由于很多人对于素食都有关于健康的问题，每个活动者都应该真诚地去学习最新的全面的营养知识。当人们问及健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信地说严格素食可以是一种健康的饮食并且向人们解释哪些营养素需要特别小心。(素食者颠峰 Vegan Outreach 认为是最新且科学全面的营养信息参见 www.veganoutreach.org/health)

严格素食的榜样

一般来说，人们不想要相信他们吃动物食品是在支持虐待动物。他们不愿放弃便利性和他们喜欢的食物，他们不愿与他们的亲人朋友分隔开来。所以如果人们把严格素食者看成是不快乐的反人类者，他们连认真听听我们要说什么都不太可能，更不用说考虑作出改变了。

在严格素食者中间似乎有一个竞赛，看谁能发现新的与剥削动物有关的产品（当然，只要你愿意花功夫，所有的产品中间都找得到剥削动物的成分）。这种态度让我们看起来像狂热份子，这给很多人借口来回避我们的主张。

一些严格素食者声称糖（以及含糖的产品如 Tofutti [译者注：一种豆腐制品]）不是严格素食，因为有些糖的制程中使用骨炭 (bone char) 作为增白剂。骨炭作为活性碳还有被用在滤水器和城市供水厂。（这些水厂也利用动物产品作一些实验，而饮用水也曾作动物实验）那么我们是否要说自来水也不是严格素食？

我们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不在意大嚼一只真正鸡的腿，而我们却斤斤计较于蜂蜜的问题。我们的严格素食在种植收获运输的过程中难免要杀死昆虫和其它动物的。难怪当严格素食者说（或者通过行动暗示）不应该吃在烤过肉的锅里烤的素汉堡、不应该喝酒、不应该使用照像胶卷、不应该吃某些药物等等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们毫无道理。更有些严格素食者甚至把其它的政治宗教信仰都掺和进去。

反对严格素食警察

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严格素食主义要成为动物解放运动的一个宣言，它必然不能是一个排外的、自大的俱乐部。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成为主流。助长“成为严格素食者很困难 - 所有产品中都找得到动物成分”的印象以及强调一些与动物苦难关系甚远的情形都是在起反作用，这让大多数人不愿理睬我们而让另一些人因为厌烦而完全放弃。

如何向一个可能的严格素食者宣传严格素食是极为重要的。作为一个严格素食者的吸引力在于可以减少对虐待动物的支持。购买肉、蛋、和奶制品直接造成动物的苦难 - 动物会为了生产这些产品而专门被饲养和屠宰。副产品则有所不同，如果副产品卖不出去，它们会被丢弃。当越来越多的人停止吃动物产品，这些副产品也会自然而然的消失。所以，没有什么必要让大家为了能有个“严格素食者”的头衔而去担心这些副产品。

我们想要有一个严格素食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严格素食俱乐部。

实效严格素食者与象征性严格素食者

大多数严格素食者有不止一个动机，但他们的主要动机常常被用以划分出不同的类别，如“健康严格素食者”或“精神/宗教严格素食者”等等。我想另一个划分的办法也是有意义的，既“实效严格素食者”和“象征性严格素食者”。实效严格素食者拒绝的是那些会有动物专门为此而被繁殖、饲养、和屠宰的产品。这些产品和动物苦难之间有直接而且明显的因果关系。象征性严格素食者不仅拒绝以上的产品，而且走得更远一些（例如，避开糖但不避开水）以表达一种态度（与动物的团结一致、个人的纯洁等等）。

举例说明

照像底片中的凝胶（gelatin）[译者注：来自动物骨骼]使很多严格素食者别扭。但是，胶卷公司不会因为这种不愉快而另选一种更贵的材料。只要还有为了肉食而屠宰动物的事情，凝胶就会是一种极便宜的副产品。这个情形不会因为存在少数象征性严格素食者而改变。但如果实效严格素食者的数量够多因而没有那么多动物被屠宰（以成为食品）的话，这个情况就会发生改变，也许胶卷公司就必须寻找一种替代品。

在于他人交谈的时候，实效严格素食者可以说：“我不购买那些直接造成动物苦难的产品，既为此产品而会特别地繁殖、饲养、屠宰动物。”一个象征性严格素食者可以附加上：“我个人还选择避免使用胶卷[糖，或其它]作为象征以表达一种态度。”

一旦直接动物产品的需求减少了而且副产品不再如此便宜，其它公司会找到新的滤水方法、新办法来固化水泥、新办法来生产钢和橡胶、新办法来做血液测验等等。当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动物，农业技术也会随之而变从而生产、收获、运输素食的过程会伤害和杀死更少的动物。

对未来的新展望

我们需要一个动物解放的详细而又可行的方案。现在的情形是：我们把精力和资源花在一个一个的“战斗”上，这些“战斗”都是决定于剥削动物的人而非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超越这种战争模式而采取一种更有建设性的办法。

无论我们喊了多少口号，在媒体上播放了多少片段，破坏了多少个实验室或者战胜了多少“敌人”，只有我们能和所有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个严格素食的世界中，动物解放才可能实现。如果人们对于其它动物的观点要发生根本的改变，如果动物解放要成为可能，就不能存在“我们和他们”的对立。

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帮助人们走出逃避现实的牢笼来展现他们内在的同情心，只有这样动物解放才会有希望。我们如果想要成功地做到这点，就必须在与他人交流的时候能够设身处地理解他人，并且能够通过他的动机、恐惧、愿望和缺点来引导他。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一种“斗争”的姿态，人们本能地会进行自我保护而不再愿意考虑新的主张。反之，我们应该给人们提供信息并且让他们有时间从容不迫地自己去思考然后再作出永久的改变。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进步。